

戴國輝全集

24

【採訪與對談卷七】

未結集 5：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

戴國輝全集

24

採訪與對談卷・七

◎未結集5：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

戴國輝全集 24

【採訪與對談卷七】

著 作 人 戴國輝
策劃／總校 林彩美

編輯製作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
02-2343-3142

編輯委員 王曉波 吳文星 張錦郎 張隆志
陳淑美 劉序楓（依姓氏筆畫序）

主 編 封德屏
執行編輯 江侑蓮 王為萱
美術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

出 版 文訊雜誌社
發 行 人 王榮文
發 行 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02) 2392-6899
<http://www.ylib.com>

排 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初 版 民國100年(2011)4月
定 價 全27冊(不分售)精裝新台幣16,000元整
ISBN 978-986-6102-07-3 (全集24:精裝)
978-986-85850-4-1 (全套:精裝)

目次

contents

未結集5：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

輯一 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吳亦昕譯

第一章	我的青春談	005
第二章	滿洲事變以前的滿蒙問題	039
第三章	滿洲事變到西安事變	067
第四章	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	095
第五章	中日戰爭期間的華中	125
第六章	關於敗戰	163
第七章	尋求與新中國的友好	197
第八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與其背景	231
第九章	今後中日關係的展望	257
著者簡歷		277
後記		291
【附錄】		
1. 自由談論的日中關係／松井博光著・李毓昭譯		296
——評《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		

2. 日中關係史真實見證集：三者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
因而饒富興味／姬田光義著・李毓昭譯 298
——評《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
3. 「對亞洲的立場」始終不變的
硬漢／嶋倉民生著・李毓昭譯 300
——評《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

輯二 省視現代漢民族

- 走向文化統一與國際化／蔣智揚譯 305
——現代的漢民族座談會
- 台灣史學家戴國輝／林長風 347
- 從美國及香港看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吳亦昕譯 353
——吉田實vs.戴國輝
- 與亞洲共處／李尚霖譯 375
——現在為何要放眼亞洲座談會
- 譯者簡介 404
- 日文審校者・校訂者簡介 405

戴國輝全集 24

採訪與對談卷・七

未結集5：
我們生涯之中
的中國

翻 譯：李尙霖・李毓昭・吳亦昕
蔣智揚

日文審校：吳文星・林彩美・邱振瑞
校 訂：林德政

輯一

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

第一章 我的青春談

時間：1981年11月17日、12月8日，1982年1月25日、4月5日、4月26日、5月31日、6月21日、7月19日，1983年3月17日

地點：國際文化會館

與會：伊藤武雄（東方科學技術協力會會長）

岡崎嘉平太（前全日空董事長）

松本重治（國際文化會館理事長）

戴國輝（立教大學教授）

高橋正衛（みすず書房編輯）

主持：阪谷芳直（中國研究者）

三人的一高時期

阪谷芳直（以下簡稱阪谷）：我侍著伊藤武雄、岡崎嘉平太、松本重治三位先生平日對我的關照，提出宿願，邀請三位先生就中日交流史進行「鼎談」，承蒙三位爽快允諾，真是感到無上的幸福與感謝。從今日起就由戴國輝先生和我擔任「問話者」＝主持人的角色，來進行這場鼎談會，請各位指教。

「鼎談」的主軸，是自大正時期到現在遠遠超過半世紀長的時間中，三位先生在各自的領域發揮顯赫成就的中日交流史。如同三位先生這般熟知裡外實情的寶貴存在，在今日已經可遇不可求，因此我們期待三位先生的「鼎談」所交織出來的中日交流史，必定是前所未見、非常精采的。

拜見三位先生的履歷，發現您們幾乎是同時期成了學長學弟，在舊制一高、東京帝國大學學習。伊藤先生是大正6年（1917）一高德法科、大正9年東大法科畢業；岡崎先生是大正8年一高德法科、大正11年東大法科畢業；松本先生則是晚岡崎先生一年，大正9年一高英法科、大正12年東大法科畢業。再從三位先生自大學畢業後，都和中國問題深切相關的背景看來，其中想必存有某些共通之處，因此今天開始「鼎談」的第一回，就以「我的青春談」為主題，希望各位對此能夠暢所欲言。

首先，按照年齡順序，先請伊藤武雄先生發言。

伊藤武雄（以下簡稱伊藤）：我進入一高最高興的事，就是可以不用花太多錢。我出身貧窮，生長在大概只有一甲田地的百姓〔譯註：農民〕人家，所以學校的費用如果太高就困擾了。我會報考一高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看準那裡有學校宿舍，聽說經費非常低廉。入學之後，果然學費不高，寄宿費也很便宜。

松本重治（以下簡稱松本）：當時是一個月1圓吧。

伊藤：對啊。我那時是一個月4圓50錢或5圓，宿舍生活就夠了。

松本：我們那時是10圓。

岡崎嘉平太（以下簡稱岡崎）：我們是6圓50錢。

伊藤：所以漸漸變貴了。

松本：對，變貴了。我那時一個月的伙食費是6圓左右，所以（一天的伙食費）大概23錢。

伊藤：而且，不管穿多麼破爛的衣服也不會被討厭，那時我就想沒有比這裡更好的學校了。

阪谷：伊藤先生是進入德法科，是之後的文乙。這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伊藤：我是因為聽到前輩說：「要學習外國的事，最好就是學習德國或德語。」所以才報考的。我其實落榜過一次。學科測驗結束後，要接受體格檢查。能夠參與體格檢查的，已經是包含候補名額的極少數成員。通過之後就能入學。我那時滿心以為我已經合格了，結果是被放在候補名單中，所以又過了一年才入學。

阪谷：岡崎先生呢？

岡崎：我能進入一高，簡直就像是小說中的情節。中學的時候，和田博雄君（首屆吉田內閣的農林大臣）的令尊就是我的數學老師。他是位腦筋很好、後來成為甲南高中教授的人物。由於當時我的數學算是比較好的，所以從中學四年級開始，老師就不停地勸我說：「你應該去讀工科。」

松本：您中學是讀哪裡？

岡崎：岡山中學。此外還有一位教歷史的村上老師，聽說是村上水軍〔譯註：日本中世在瀨戶內海一帶活動的水軍，大多是真言宗的信徒〕的後裔，因島人。因為我很喜歡歷史，所以十分受到村上老師的疼愛。這位老師跟我說：「你去做官吧！」還說

要當官就要到一高……。

要選哪一邊，我很猶豫。直到現在，我依然喜歡工科相關事物，也從事許多與發明相關的工作。但是村上老師充滿活力又善於演說，所以我最終被他的話語說服，就讀一高。

會進入德法科，是因為村上老師教我要去最困難的地方。而聽說德法科是最難的，所以來應考，並不是因為想要學德語。總之幸好我考上了。

與中國的關聯則從中學時期就已經開始。這事之後再提。

松本：岡崎先生進一高的時候，是在東京參加考試的？

岡崎：對，是在東京。

松本：這樣啊！我那時已經是綜合考試制，所以我在京都考試。以一高為第一志願。因此我連一高的門都沒看過，僅聽說一高是最好的就報考，然後就考上了。

岡崎：我剛上京的時候，同鄉的前輩開了一家像是自治寮的寄宿舍，我暫時先住在那裡。結果不管想要出去哪裡玩耍，那位前輩都會說你是為了應考才來東京的，所以不讀書不行，而不讓我出門。那時，有一名叫史密斯（Art Smith）的飛機特技師來到日本，在芝浦表演。由於從小石川的山崗上可以看到表演的情形，我很想去看，卻不被允許，我就想：「與其要這樣準備考試，倒不如去開飛機還比較好。」但是當時駕駛飛機是有生命危險的，所以我被罵了：「成為飛機駕駛員會早死！別做這種笨事！」現在回想起來，後來我從事與飛機有關的工作（創立全日本空輸公司＝全日空，之後成為社長），也算是一種奇妙的機緣。

伊藤：這讓我想到了，我會立志考一高也是有前輩的影響。因為我中學時打棒球，當時來擔任棒球教練的，大多是一高、東大的學長。

松本：您中學是哪裡？

伊藤：豐橋，當時叫作愛知縣立第四中學。明治38年（1905）畢業的戶田保忠是中學的大學長，也是一高的投手；40年畢業的風岡憲一郎是捕手，後來擔任東芝的技師長，目前還健在。進一高的前輩都打棒球，因此我想也打棒球的我，去一高最好。

戴國輝（以下簡稱戴）：您所謂的棒球，以現在的水準來說到什麼程度？

伊藤：當時，以東大為首的官公立大學並沒有棒球社，只有一高等少數舊制高等學校有棒球部。一高除了與學習院、三高、慶應、早稻田四校之外，不和其他學校比賽。私立的明治或法政之類的，都被視為落後學校，不會認真當對手看。如果與明治對打，就會說「這只是練習賽」。我說的就是那種時候的棒球。因為一高算是非常早期就從橫濱的外國人球隊引進棒球，從此一直有身為先驅者的自負。所以明治時期的一高棒球相當具有權威。我們都是在橫濱的外國人俱樂部打球，或是與早稻田、慶應、學習院、三高等校平起平坐比賽，其他就是練習了。

阪谷：如此說來，伊藤先生在一高時有加入棒球部嗎？

伊藤：有。

松本：守備位置是？

伊藤：右外野。我一點也不厲害。有一次擔任右外野，和三

高對打，結果我嚴重失誤，球漏接從兩腿間滾過，差點就輸掉比賽。內村祐之君（往年一高的名投手）就是我學弟，好像晚我兩年。

岡崎：我一高時和內村同屆。那時岡山中學有一家打棒球的名門姓岡崎，兄弟很多，大多擔任投手或捕手。其中有位叫岡崎孝平的；早我一年進入一高。因為我來自岡山中學，又姓岡崎，棒球部的人認為我「絕對是那位岡崎的弟弟」，所以極力邀我進棒球部。但是我只打過業餘棒球，從沒打過正式的棒球，所以頗為困擾。

在我之後，翌年有位在岡山中學當過投手，名叫島村鐵也的進來一高，所以我們二年級的時候，一高由內村任投手、岡崎當游擊手、島村當一壘手，在對四校的比賽獲得全勝。我們稱作黃金時期。松本君應該也知道吧？

松本：知道、知道。是內村二年級的時候吧？

岡崎：對，二年級的時候。他一年級的時候還被三高打得落花流水。

松本：對、對。

岡崎：對手是現在東京批發中心（【T. O. C.】顧問【前社長】）的古海他們。我們也有去京都加油，清楚記得我們輸得慘兮兮。

阪谷：三高的古海先生，是指從大藏省轉任滿洲國政府的古海忠之先生嗎？

岡崎：沒錯，就是那位古海。他是對方的捕手（三高一年級的時候是左外野手），和一位叫山根的投手是搭檔。我們這邊先

派一位叫谷本的舊投手，不太順利，之後派出內村，還是被打到體無完膚。內村君可能就是因此而激起、奮發的。翌年，幾乎都讓對手掛零。

松本：那時的三振好像取得九還是十一、二次。捕手叫平松嗎？

岡崎：中村（潤之助）。

伊藤：要拉內村星期天出來參加練習很麻煩。因為他星期天絕對不出席練習——基督徒星期天是不能從事勞動的。要拉他出來，得費好大一番功夫說服他的父親（內村鑑三）才行。

松本：所以星期天不會有比賽。

伊藤：對。就像岡崎剛剛說的，一高棒球部出現黃金時期，在大連的一高前輩，還招待一高棒球部到大連。大連有滿俱（滿洲俱樂部）及滿鐵的棒球隊，由一位從早稻田來的岸君擔任投手，當時一高是衝著只要對滿俱的比賽順利獲勝的話就招待去中國旅行的約定，而前往大連。結果一比零，一高輸掉比賽，中國旅行也就此告吹，眾人剃了頭，拉軍回日本。

阪谷：那就是伊藤先生踏上中國大陸的第一步吧？

伊藤：我大正9年大學畢業，進入滿鐵會社，10月赴任曾遊之地大連；翌年在東京結婚，同年10月，調任調查課北京駐在員。結婚時岳父給我一些銘刻在心的忠告，是我在滿鐵任職期間謹記不忘的忠告，所以向大家介紹。我岳父說的是：「滿鐵會社是以他國的土地做為事業基地的組織，所以在那裡工作的日本人，就如同入贅。如果入贅婿只為原生家工作因而忘記入贅之家，有一天就會被討厭、被掃地出門。不能不注意。」